

晋江网人气作者朱砂《都市夜归人》实体出版
一位天师后人和一个退役特警的捉妖实录



黄泉水

詭命

III

「朱砂 著」

取我眼中血，还你心头肉，
一执百念生，自作还自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史房
三書

「朱砂 著」

黃泉水

詭命

III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诡命. 3, 黄泉水/朱砂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201-07192-3

I. ①诡…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297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字数: 335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第九十九章 / 回来之后 - 1
第一百章 / 特别事务科 - 9
第一百零一章 / 走舍 - 17
第一百零二章 / 浮尸 - 24
第一百零三章 / 海的女儿 - 32
第一百零四章 / 鲛人泪 - 41
第一百零五章 / 三生泉与指导人 - 48
第一百零六章 / 身世半明 - 56
第一百零七章 / 又见睚眦 - 65
第一百零八章 / 鲛人的习性 - 73
第一百零九章 / 鲛人之子 - 80
第一百一十章 / 第三个人 - 88
第一百一十一章 / 海市 - 96

第一百一十二章 / 交易	- 104
第一百一十三章 / 青泥	- 112
第一百一十四章 / 战前准备	- 120
第一百一十五章 / 僵局	- 128
第一百一十六章 / 对战	- 135
第一百一十七章 / 手握剑	- 143
第一百一十八章 / 红布条	- 150
第一百一十九章 / 妖怪与穷鬼	- 157
第一百二十章 / 麻烦事情一箩筐	- 165
第一百二十一章 / 请财神的坐骑	- 173
第一百二十二章 / 利市仙官	- 181
第一百二十三章 / 魁星点斗	- 189
第一百二十四章 / 阴年阴月阴日阴时	- 197
第一百二十五章 / 捉鬼	- 207
第一百二十六章 / 又是左穆	- 214
第一百二十七章 / 无胎之瓷	- 222
第一百二十八章 / 四柱全阴	- 231
第一百二十九章 / 心脏病	- 239
第一百三十章 / 蓝花九桃盘	- 247
第一百三十一章 / 满月酒	- 256

第一百三十二章 / 巨蟹	- 265
第一百三十三章 / 铜精	- 272
第一百三十四章 / 恶战	- 280
第一百三十五章 / 黄泉循环系统	- 288
第一百三十六章 / 九个桃子	- 294
第一百三十七章 / 九鬼缠	- 302
第一百三十八章 / 螟蛉之子	- 309
第一百三十九章 / 难得的平静	- 316
第一百四十章 / 捉鬼不成	- 323
第一百四十一章 / 谢竹君的故事	- 330
第一百四十二章 / 目标:黄泉	- 337
第一百四十三章 / 他心通	- 345
第一百四十四章 / 逆天	- 352
第一百四十五章 / 黄泉路	- 360
第一百四十六章 / 前因	- 368
第一百四十七章 / 天下之水	- 375
第一百四十八章 / 结局	- 383

第十九章 回来之后

钟乐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拿下眼镜用手拼命揉那双可怜的眼睛,直到揉得他看沈固都有两个了,才敢相信这不是幻觉,沈固真的回来了。兴奋之下他忘记了沈固此时还是个魂体就扑了过去,结果直接穿过沈固,一头撞在沙发背上。

小黑子惊慌地看着钟乐岑先是大喊大叫像疯了一样,然后拼命揉眼似乎想把眼珠子揉出来,又看见他直接把自己摔进了沙发里,心里已经犹豫着要不要打120,这时就听门口有人重重地敲门。他过去开门一看,一个中年男人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你们家是怎么回事?都半夜两点了还敲锣打鼓的要干什么?还放爆仗!都初五了收敛点儿行不行?还让不让别人睡觉了!”

小黑子一看,这肯定是被刚才的音响声吵着了邻居,赶紧出去准备道歉,这时钟乐岑已经旋风般从屋里冲了出来,又哭又笑地对那男人连连鞠躬:“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刚才在招魂。现在不会响了,肯定不会了,打扰您了,对不起!”

男人被他那又哭又笑的模样搞愣了,听着什么招魂之类的话莫名其妙

地又有点儿疼得慌，一时也没琢磨明白这是家什么人，只好哼了一声：“你们注意一点儿，下次别这样了。”一边说一边往楼下走，嘴里还嘀咕了一句：“这人精神有点儿问题吧？家里要是有这样的可得看好了，不行就送医院。”

钟乐岑在欢喜之中根本没听出来人家这是说他呢：“知道了知道了。您放心，下次不会了。”说完一回身，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咔嗒，随手落了锁。

“哎！”小黑子傻眼了。就就就，就把他锁门外头了？不带这样的啊！好歹他也是刚刚才出过力的，这么快就忘了？

“哎钟哥，我那羽绒服——算了。”小黑子认命地回头往楼下走。幸亏今天偷了老爹的车来开，否则这个时候出去，等他打到车，人也早成冰棍了。不过，也怪不得钟哥，铁杆兄弟，生离死别地折腾了一场，现在回来了，他这个外人也只好靠边站了。

沈固现在正抱着手臂看床上自己的身体。这种感觉很奇怪，跟照镜子完全不一样。看了一圈，他终于忍不住伸手去碰一下自己，本以为碰不到的，没想到触手居然真有感觉。他转手去摸摸被子，却穿了过去。这一下沈固好奇心大发，对着自己的身体就上下其手了。不过摸到眉心处，他忽然觉得一股吸力从接触的地方传了过来，把自己猛地向前一拉。眼前黑了一下，再睁开来，看见的就是天花板了。

钟乐岑打发走了邻居，早就把可怜的小黑子扔到脑后，激动地冲回屋里，突然发现看不见沈固的魂体了，顿时吓得心里一紧，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沈固！”

“这儿呢。”沈固从床上坐起来，随手把贴在脸上的符纸揭下来，“这什么东西，贴了我一脸。身上这又是什么？画得跟鬼一样，什么味呢？”

钟乐岑一步冲进卧室，沈固已经掀开被子下床了。金棕色的胸膛肌肉结实而均匀，本来很有看头，可是顶着那一道道朱砂色的鬼画符，实在就只有惊悚的效果了。不过这在钟乐岑眼里看来，却是说不出的赏心悦目。他心里有无数的话要冲出来，但太过争先恐后，反而缠成了一团，最后过五关斩六将地杀奔出来一句：“吃饭了么？”这句话本是每次沈固晚归时他都要

说的,这会儿千言万语里,倒是这句使用频率最多的先冲出了重围。

在门边上偷听的犬鬼一头栽倒在地,抽搐着把自己拖到墙角趴下来装死,从此对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性有了彻底的认识。

钟乐岑自己说完这话,也很尴尬。吃,吃你个毛线啊!沈固这两天都在床上挺尸呢,到哪里去吃?而且这句话严重破坏了两入之间本应有的劫后余生的热情和激动。他眼看沈固嘴角往上扯,已经有要失笑的迹象,马上果断地说:“我肚子饿了,你也好几天没吃饭。你去洗澡,我去做饭。”然后落荒而逃,直奔厨房。

沈固再也忍不住,在后面双手叉腰哈哈大笑。什么后怕呀伤感呀,这些东西好像就不会出现在他和钟乐岑之间。就连这会儿从鬼门关打了一转回来,怎么也会变得这么有喜感呢?

吃饭是件好事。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会把每一餐饭都吃出特别的味道和情调来。钟乐岑做了蛋炒饭,炒了个青菜,沈固已经洗完澡出来,开了啤酒。刚才那几根招鬼的蜡烛,这会儿正好成全了烛光晚餐的需要。钟乐岑直到把筷子放到桌上才想起来:“糟了,我把黑子关在门外了!”

沈固一把把他接到椅子上:“这会儿肯定早走了。他傻呀,站在楼道里挨冻?”

钟乐岑自责:“怎么把他给忘了呢,真是!而且,我都忘了叫他回家赶紧喝赤豆汤。”

“喝赤豆汤干什么?”沈固真是饿了,狼吞虎咽。

“年兽放出了疫鬼,黑子多少也闻到一点儿。虽然没什么大事,但不用赤豆汤驱一驱,免不了要有几天头疼脑热的。”

沈固眉头一皱,终于想起正事来了:“年兽怎么样了?你弄这一堆,是在干什么?我怎么回来的?”

他不说还好,这一说,钟乐岑倒有点儿后怕了,紧抓住他肩膀:“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回事?年兽丢下你的身体就不见了,我都快被你吓死了!你到底都遇见了什么?怎么回来的?”

沈固更莫名其妙了:“不是你把我从鬼门关叫回来的么?还点了蜡烛

给我照着，要不然我怎么能回得来？”

“鬼门关？”钟乐岑呼的站起来，一下子就是一身冷汗，“你到了鬼门关？你，我没叫啊，哦，难道是——就是最后，我看年兽都消失了，你还没回来，我急了，就喊了一声。天，你居然到了鬼门关！要是我最后没喊那一声，你是不是就——”他越想越是害怕，声音都有点儿哆嗦了。

沈固笑起来：“干吗这样，你不是喊了吗？我不是也回来了吗？那就没事了。来，告诉我，你刚才在家里闹什么呢，画这么一地？”

钟乐岑眼睛发热，伸手掩饰地揉了揉：“幸亏你回来了。”

沈固看见他微红的眼圈，心里也热乎乎的：“你还没告诉我，究竟怎么对付年兽的。”

钟乐岑有一搭没一搭地把大战年兽的过程讲了一遍。这次轮到沈固紧张了：“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让年兽离得那么近？万一年兽的动作比你快怎么办？”

钟乐岑挠挠头：“那不是没办法嘛。当时都急死了，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你呀！”沈固摇摇头，没法再说。如果换了是他，到那时候难道还能顾忌么？

“那你那个米碗是怎么回事？怎么就能粘住年兽？”

钟乐岑不好意思地又抓抓头：“其实……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米碗能黏住年兽。你知道苏杭那边，从前姑娘出嫁，都送个米柜，表示五谷丰登的意思嘛。据说米柜里还要放个魂瓶，能压住鬼祟什么的。”

“这和年兽有什么关系？”

“这不也是当时突然灵机一动嘛。我觉得，既然米和魂瓶放在一起能够压住鬼祟，那说不定也能压住年兽。而且蜡祭也与农业五谷有关。可是要问我究竟是个什么道理，这，我也说不清楚。其实，现在回头想想，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会弄出这么个阵势来。总之那时候查了N多资料，加上以前听过的看过的，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在脑子里都是怎么搅的，反正，就这么出来了。也是死马当活马医，我把觉得有用的东西都给弄上了，其实

也不知到底起不起得了作用,就怕到时候万一要用没有啊!”

沈固看看他的黑眼圈:“辛苦你了。”

钟乐岑摇摇头:“你回来就好了。”

沈固有些怅然:“其实,我觉得挺遗憾的,那两个女孩,张婕和王晶晶,都是好女孩,太可惜了。”

钟乐岑沉默了一下,低声说:“这也没有办法。身体已经没了,灵魂也就无可寄托,如果不去鬼门关,就会变成孤魂野鬼,那会连投胎转世的机会也没有。我想,我们可以给她们祈福,祈祷她们来生投个福胎。除此之外,也就无能为力了。”

沈固叹了口气:“可是她们的父母怎么办?”

钟乐岑有点儿黯然:“要是我能早点儿想到办法,也许还能救得了第二个人。”

“不怪你。”沈固拍拍他,“要怪还不如怪我,我是警察,却保护不了她们!”

钟乐岑不同意:“这怎么能怪你啊!”

“所以也不能怪你。我们做不了那么多,只能尽力。不过,既然有了这个法子,那以后每年,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来对付年兽?那就不用等它吃人了。”

“这方法用用是可以的,但不能解决根本。年兽之所以年年出现,都是因为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如今年兽已经发展到吃一两个人都不能解决,说明我们实在把自然毁得太厉害了。要想让年兽消失,还是要在保护环境上做文章啊。道家说天人合一,什么叫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叫天人合一。真正的天人合一,人即是天,天即是人,年兽又能怎么样?”

沈固深深叹了口气:“是啊,天人合一,可是,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

钟乐岑微笑:“这是学道之人终生的追求,我们要有耐心和毅力,总会成功的。”

初六的时候，王晶晶的尸体在沧口那片拆迁区里被发现了。沈固和钟乐岑赶了过去。尸体好歹还是有人样子的，虽然被腐蚀了一些。柳五给出的结论是窒息而死。

“沈哥，这怎么结案？”小黑子很发愁。

“只能当悬案。”沈固苦笑一下，“杀人弃尸吧，凶手在逃。还有张婕那个，只能以失踪论了。”张婕那堆白骨，他怎么忍心送到她父母面前去。

“可是这样——”小黑子没说完下面的话。这样的结论是非常影响沈固的前途的。一个破不了案的刑警，上面会怎么看？可是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办法？难道在报告里写上年兽的事？谁会信？

“就这样吧。”沈固微微叹了口气。其实他也不知道报失踪对张婕的父母究竟好不好，究竟是一时之痛好呢，还是用个失踪不上不下地吊着好。

“黑子，昨天不好意思。”钟乐岑走过来道歉。

小黑子故意嘿嘿笑了一声：“没事，那什么，我知道……”

沈固顺手在他脑袋上来了一巴掌：“你知道什么啊！对了，生病没？”

“生病？”小黑子叫起来，“沈哥你够狠啊，这就咒我生病！”

“你没生病？”钟乐岑惊讶地上下看他，“没觉得头疼或是发烧？”

“没呀。”小黑子莫名其妙，“不就把羽绒服放你们家了么？我开车回来的，冻不着啊。”

“不是。”钟乐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你一点儿——都不难受？”

小黑子抬抬手动动脚：“一点儿也不难受啊！”

钟乐岑看一眼沈固：“黑子好像——好像对那些东西完全免疫似的……”

小黑子听得云里雾里：“怎么？我应该生病？”

“昨天那黑气其实是年兽放出来的疫鬼，你也被扑了一下，按说至少要病一场，我本来还想让你回家马上喝赤豆汤的。”

“那黑气是疫鬼？当时我倒是闻到一股恶臭，可——也没生病啊。”

“你都闻到恶臭了？那说明疫鬼已经沾过你了，可你居然一点儿都没生病，看来确实对那些东西有点儿免疫力。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你还是回

家喝点儿赤豆汤吧。”

“噢。为啥要喝赤豆汤？”

“因为疫鬼怕赤豆。”

“哎对了，钟哥，既然是疫鬼，为啥那天要碰到你时又闪了？你喝赤豆汤了么？你那个符上画的是啥？”

沈固拍了他一下：“怎么这么多问题。倒是你，上次左健不是怎么都给你开不了天眼，这次怎么能看见鬼了？”

钟乐岑摇头：“那不一样。年兽喷出的是无数疫鬼的集合体，黑子顶多能看见一道黑气而已，这个普通人也都能看见，但看不见其中的疫鬼。我当时是因为戴了方相氏的面具，雉仪式就是驱鬼的，疫鬼害怕方相氏，所以才会后退。我的符上画的也正是方相氏。”

小黑子怔怔地问：“方相氏是什么？”

“方相氏是黄帝的妃子，名叫嫫母。当年黄帝的正妃去世，由嫫母扶柩返回，黄帝就封嫫母为险道神，就是做先导开道的，所以她可以驱疫驱鬼驱邪。”

小黑子眨眨眼睛：“那个方相氏，就是你画的那个模样？长，长四只眼睛？这样的女人，黄帝也敢娶她……”

沈固一巴掌又拍在他头上：“你这都想些什么呢！走了走了，回去写报告。”

小黑子脸色沉下来：“沈哥，这报告交上去，我看你接左队的那事……恐怕悬了。”

沈固不怎么在意地点了点头：“嗯。”

“你怎么都不着急啊？”小黑子刚要蹦跶，那边柳五忽然招手让他们过去，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捏起一张纸片：“看这个，在尸体上沾着的。”

那是张已经黏在一起湿得不像样的纸，如果不是柳五心细，混在腐蚀过的尸体表面上很难辨认。但是纸虽然已经湿烂得不成样子，上面的图案却还在，红色的一团，已经洇了，还被尸体的渗出血染得不黄不白，但勉强能看出个五角形状。钟乐岑把它举到眼前仔细看了半天，脸色微微一

变：“好像是——晴明桔梗。”

沈固眉头一皱：“晴明什么？”这词他没听明白，但一听晴明，就想到土御门家族，想到那个被夜行百鬼啃了个干净的栗田口一郎。

“晴明桔梗是晴明神社的神纹，实际上就是安倍晴明创造的五芒星结印。这东西怎么会在王晶晶身上发现？难道说曾经有阴阳师也追踪过她？”

沈固眉头皱得更紧：“会是土御门家族的人吗？”

钟乐岑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两人都明白对方在想什么——土御门家族，不会是冲着犬鬼来的吧？

第一百章 特别事务科

小黑子说得没错，初十的时候人事调动就下来了，左健的位置由原副队长顶替，说是代理队长，其实大家都知道，过一段时间左健不回来，代理肯定就扶正了。而沈固因为手上这两个悬案，虽然没有明着挨批，但大家言语里都有那么点儿意思。小黑子很是愤愤不平，沈固却无所谓。他本来也不觉得自己能接这个队长。副队长有将近二十年的经验，除了心眼小点儿，工作能力还不错。左健已经是个空降，只是因为边境上有光荣的缉毒历史，才坐了队长的位置，如果他走了又弄个空降来当队长，下边人是不服气的。至于手上这两个案子，也只有他能扛得下来。如果换了别人，恐怕连命都送进去，事情会闹得更不可收拾。

“就是说啊，这案子也就沈哥你能办，他们知道什么啊！”小黑子一路跟着沈固，嘴里恨恨地嘟囔。沈固笑笑，拍拍他头：“行了，多大点儿事，生什么气。”

小黑子哼了一声：“气死我了，真想回去告诉我老爸！”

沈固正想叫他别乱说，忽然有个小警察在办公室门口一探头：“沈哥，局长让你马上过去。”

小黑子一下跳起来：“不是还要训你吧？”本来副队长升了代理队长之后似乎就想把沈固手上这案子拿出来教训两句，但碍于沈固的气场，也没敢多说。说起来，沈固的气场跟周围这些人都不合，真要当队长，好像也确实不太合适。

沈固挥挥手：“没事，你老实待着，一会儿回来我告诉你说了什么。”

局长办公室的门关得紧紧的，里面除了局长本人，还有四个陌生人：一个白发皤然的老人，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中年人，看来是双胞胎，还有一个让沈固觉得有点眼熟的年轻人。沈固一进去，四个陌生人看他的眼光就都有点儿惊讶。局长介绍说：“这位就是沈警官。”却没有告诉沈固他们是谁。

老人上下打量着沈固。其中一个中年人俯下身来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句话，声音很轻，但沈固还是听见了，他说的是“像是走舍”。

沈固微微冷笑了一下：“不是。”难道这些人也是天师？

中年人诧异地直起身来看着他。老人倒笑了笑，很和气地说：“只是说‘像’而已。不过，年轻人的生辰八字挺平和的，怎么这么大一股阴煞气呢？”

对方和气，沈固也就很平和地回答：“我以前是特种兵。”

老人年纪虽然大，气色却很好，看着他的眼睛也没有一般老年人的浑浊，倒是显着精明锐利：“手上有人命，必有煞气，但这阴气是怎么回事？”

沈固皱皱眉：“偶然而已。”

旁边的年轻人冷笑了一声：“偶然？什么样的偶然能有这样的阴气？倒像是从鬼门关里拉回来的。”

沈固淡淡看了他一眼：“鬼门关我倒也去过两次，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了，这个年轻人长得跟邵靖有五六分相似，难怪他看着眼熟，说不定就是张家的什么人。

沈固这句话真算得上语惊四座。局长的脸色先就青红不定了，年轻人也露出明显的诧异之色。一个中年人忍不住开口道：“年轻人，我们说的鬼门关跟你说的恐怕不是一回事吧？我们说的可是——真正的鬼门关。”

沈固看他一眼：“真正的鬼门关？难道不是门上有蟠虺纹的那一座？”

这下子连老人也有点儿动容了：“年轻人，你真的去过鬼门关？”

沈固微一点头，懒得再重复。他猜想这些人肯定也是天师，或者至少跟天师这一行有关系，只是他奇怪这些人为什么来找他，而且看局长的样子，这些人肯定还有另外的身份。果然老人沉吟了一下，问：“年轻人，你手上有两个案子是悬案对吗？”

沈固这下确定他们是为什么来的了，干脆地回答：“是悬案，但已经没必要再查下去了。”

老人露出一点儿笑意来：“是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沈固不怎么耐烦跟他们再兜圈子。因为钟乐岑的缘故，他对天师没什么好感，如果眼前不是个老人他早甩手走人了。不就是为年兽来的么？还绕七绕八地到底想说什么？

“您到底想说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视察工作请看报告，我可能没有很多时间陪您谈心。”

局长干咳一声：“小沈，这几位是国安的。”

沈固脸上表情一点儿没变化。国安的他又不是没见过，只不过这几位肯定又和普通的国安不一样了。

老人观察着他的神情，笑了笑：“年轻人很有意思，好吧，老年人总是啰嗦一些，年轻人嘛，又心急了些，我就直说吧，这两件案子的凶手是谁？”

沈固暗地里撇了撇嘴。就这，这还叫直说？只不过把兜大圈子改成小圈子而已。

“年兽。”

“年兽现在在哪里？”

“已经驱走了，或者说暂时消失了，至少不到今年除夕是不会出来了。”

老人微微向前倾了倾身子，表情终于有几分惊讶：“年轻人，你是用什么方法把年兽逐走的？”

沈固摇摇头：“逐走年兽的不是我，是我的朋友。”

老人和两个中年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一个中年人间：“你的朋友叫什么